

集部

洺水集卷十四

宋　程珌　撰

尺牘

雷祭酒

大冬始事清霜戒寒伏惟醇儒碩德獨步朝端帝睠天休台候動止萬福公議之不明上下交病之也天下固有常然之理天必高地必下日月必光明江河必渾浩而何有於異哉天子須人以為治而不能自知天下之

才故付薦舉於大臣謂其可信而付之也下之抱負尺寸而不能自達於天子故有求於先進謂其當言之於上也是皆其常也而比年以來士習浸異不以常求之而帥借力於强宗埶援以制其上原其情則固可罪也而上之人曾不以為罪乃越常而予之而後脇刺之風浸盛所謂異者不以為異而乃以為常而後公議始大壞顧其所操者狹所欲者侈偲偲焉欲自持尺牘以干動人聽得無類於守書信古不諳事宜者寔以平日素

愚不敢效世俗從傍借力凡前所已得者皆三四鉅公一見之間特達收采所謂長牋短記未始輒用至垂成末章頗費料理故今也亦以是而望執事又聞海内之論以為執事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日光玉潔而監裁精明山立河行而論議勇決夫豈蚍蜉蟻子所能撼摇者用是斷然不疑自以其情歸于門牆果蒙察其依歸之誠賜以品題之重上官嘆喜同列驚異所懼凡庸不知自進無以稱塞期遇之意不敢不勉也然今世之士無

故而得賞拔者長筆利舌躍躍引謝如不終朝而其飾詞巧譬支離曼衍猶恐卒不當人意者此不惟待知已之薄而其自待抑不厚矣夫不厚於自待之士上之人亦安用之此某所以不敢刬執事方將雍容廊廟以進賢退不肖而某之有望於元化蓋自今以始然則區區感厲又豈止今日而已邪併惟賜照

趙知縣

即日馭將南履長之慶唯君子宜之明府之治青陽

也明斷於其廷寛恵於其野行之三年而子男之邦則焉旬日之間連拜兩函之重其光油然其氣温然其論議卓然甚矣執事之淵源深長也一言而使衆嚮之所謂敏而好學勇力而不屈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有道而下人執事皆兼而有焉向來不曠山不直地亦既移此身返門牆矣乃不能衣襶而提贄難氣以問事君子之道自今思之其有愧於齊高庭多矣然伏讀二書博之約之開之明之所謂効其行修其禮竊意高廷之所以

聞於夫子者不是過也然省諸中攷諸外求所以自附於寡過之地者實未有焉尚唯終教之毋徒曰友之云也銜鳳塗芝之寵早晚東來當續續為賀

李大諫

斗指兩辰西灝沆宕恭惟塡臨甫爾威望隠然下慰人心上符天眖台候動止萬福某詹言門牆纔百餘里微官所縛不能躬問起居謹修尺記為初偃旌旄之慶某恭惟大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至深而為天下生靈之計

甚切故辭諫諍之官臨喉咽之地所欣然焉宣徽南院猶帶階廷侍從之班姑蘇高臺真成魯衛兄弟之國寵榮若是縉紳所希永言北固之區寔為南徐之地腹心淮甸門戸全吳方當有事之時尤謹不虞之備然宿望甚重卧護有餘肯求赫赫可喜之名正籍平平安邊之策竊聆新政已慰輿人乳哺傷殘疏瀹疾苦脫之虎口納之母懷用力此時見効唯易民庸既訖上思亦深衮以公歸霖須說作竊計子瑗之事不逾周釐之期幸甚

幸甚

胡連翁

商律浸深顥氣沉碭伏惟連翁茂才含華未耀靈修參扶台候動止萬福沙頭一别朓朒易久幅紙渠渠來自數百里不止三讀而已西門之燎時時一作何獨不怨於賢者邪抑此非君居造物固將有以處之耶果爾則可賀也不可弔諄詳之諭所願效誠但號為大都色色陋甚何異巨壑乃止勺水安能游泳巨鱗邪其席芘浮

食不足言者慈庭帥旬日一得書但邊方多事未敢迎侍白雲之念日深耳新篇遠辱如渴得酪匆匆未能一語為謝有愧而已午未之間尚有殘暑幾為遠器自重

與莊漕

某區區邦人蝗旱之請施行如流州縣知有使者之權斯民知有蠲租之法和氣頌聲充然大川廣谷間今猶新也環顧宇內之事絲紛鼎沸未知所底夫一念之頃而不忘斯民此志士仁人之用心殆天以此責而付之

也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亦足以占上方鄉用之意矣沿江人相噬而山間之人則煮草根以食因念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講明荒政如不暇給今五倍壬寅而州縣寂然春初麥牟秀近苦雨淫率發黄疽雨穀于田悉為水漂今三布穀而未秧半歲啖草根率無人色而鼠竊縱横不得寧居目前固可念今雨過度異時必旱種不可入後日抑可憂米石不啻萬錢而楮直則又落去春立為一定之數若堅執至今已有成績奈何私意糾

紛甫効輒罷某頓嘗以目擊利便數事言之朝内有一事乞許民間取贖全用官會不惟便微細而已楮直必踴也幸先行於一道之間蓋出入之價既一富民初無所損也今米貴物重商賈不行農末俱病凡皆以此楮賈頗昂則百病皆起併幸孚炤

潘通判

近辰金柔氣低火老候濁伏惟分治輔藩休嘉萃止台候動止萬福某謀求當代人物於北斗以南惟垂世巉

巉之高是瞻是仰天借此來加惠鄉梓而茅屋白雲三驛城府引領清峻無術縮地𦐂𦐂寸心而已王者藏富於民猶外府也陸宣公有言國不足則取之人人不足則資之國一日舍是無以為上下相資之勢今富人藏粟無藝公上窘急未免以爵易之而細民凶年持倍稱之賈亦靳不與上下無所乎資而徜徉坐觀其中田野嗸嗸幾至剽刼竊聞力賛賑糶之事萬口洋溢然賂吏罔上終以計免所幸連日雨遺蝗掃迹垂穎如雲更一

再雨則十分歲功矣幸遏射利者知無所待近皆發廩求售無事賑糶也志士仁人憂國恤民之念無時而已者故不嫌深言之伏幸台炤

林知縣

白露曖空素月流天伏惟廉平異效神降嘉生台候動止萬福某埃坌奪之音郵如斷溯遊瀫水之清而已離離珍字留墮几前郁然存勞之温昔人為治先教後政截截有敘今亡矣乃於藍皐之濵忽見鄉飲之盛屏朱

墨而列豆籩饜爭奪而興禮遜庶幾乎三代之遺矣邦人奚幸邪

趙尚書

戚凌冰漲澤腹益壯恭惟隱然元老為國重填天所獨垕台候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故舉天下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足以守一餅者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一官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曾不得兼之天之降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

邪勖庸問望如挈日月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去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者有詞壽上^{缺}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留與雲仍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為好哉某與弟璪耕田養親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相國典舉亦既以猷散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免嶇崎躋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雛早翼諸公憐之已足五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有志於當世無從

晉近面請所以然者遡風而已

黄侍郎

即日孟夏氣清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翰天壽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闊遠牆仞葢十有七年於此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内諸老先後彫零獨幸龍門突兀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偉乃清風逸駕翩然去之今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衮衣歸周之望葢天下學士大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

而尊之貪冒苟進邪𢸂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憮然有感也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行亦既得位矣而亦每有未效之嘆且夫姦宄未塞戎蠻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未適才而不為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者無與於斯世也而猶有憂焉儲之於平居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

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為明時倍萬崇護幸甚

雷知院

即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臯魁桀日進鴻疇惟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拜鈞翰與臚列多種之賜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為謝一元之運五日而一候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以平至一於壅則一傷飛殰薄食變乃生焉晛雪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

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

闔闢無從日侍函丈躬聽誨飭耳某𣆀役已三月催科

不擾訟牒不留日飯二升朝昏几案惻怛所孚藹然田

野教誨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瞻依之至

余知縣

陽法髙懸物成仰墨恭惟采袖慶闈培埴益遠申錫有

靈台候宴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為眷厚先焉而來使

謂至桐江即還久之杳然即欲走介而俗緒旁午昏與

曉平因仍如是者又兩月其為不敏為愧負葢有不容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而焰之則何以自逭州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魚于泉讀書彈琴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顧安用低頭受縛舉頭愧野人哉然則小佚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之意不可不察得時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為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户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沓㕍沖和亟拜召命

李尚書

稍間詷承依仰朝夕入告嘉猷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絹闊狹重輕悉有省則今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思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脈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

浙東憲

金伏在候而棋溽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某官稟灝灝正元之氣負磐磐蓋世之才投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執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即都俞乎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既施行矣胡為乎中輟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默數平生

輩行已倦霄漢顧獨殭卧長夕未見昕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横無敢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内耳某寔朝夕東向焉

唐秘書

玉吕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貺台候宴作萬福某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瑰翰忽臨片雲天

落眷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永言何極某竊謂人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固若是焉而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其天子迓𧶠慿莫效毫分誤渥頻仍亶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警策之三肅以請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此敢不肅給

回周帥

即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粤自去夏為謝之后日念嗣歒而竣坌侵薄浸隳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真長非詩人浪語也留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歙山雲深豈堪著横絶闗河真將軍哉今一柁入三邑宜矣然西舉秦北舉燕麒麟凌烟突兀東南顧當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歘廷之命某之於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

之功則口之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鐘鼎者往往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立惟執事張而不泰翕而不衰勿羨春光之韶穉自期歲晚之峻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

回宋總領

比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為時所需為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護隨輦路之塵宛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違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

而已蓋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盜耳寛和而有守恵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賛萬微小之猶能當一面吾㫄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人人宿飽而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吾黨幸甚某正自庸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為霞耳誨簡温厚不稱是懼髙情未替尚惟終教之

李提舉

伏辱誨翰其為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況於南康之人身被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徽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令史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

也因謝來施不覺縷縷然舍執事何望哉

李大諫

離德㤥台氣步清溽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候宴

作萬福其聞古之大人負龍蛇虎豹之姿者與時屈信

與道變化故曰龍莬納言而帝命允四輔既備而王業

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渴論議合衆心者朝夕左右

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

行且有詔

趙廷評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險舍樸而從醨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流不能深其膏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為先漢不可得矣而況戰國以上乎某每切懼之而未能焉他日儻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繩墨冐次結約固亡奇也匆匆為謝莫既所懷憑墨遡風但有

無窮之意

回崔侍郎 二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娛台候宴啓萬福某抵此匆數月求所以上蓄其槩下育其荄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高情絶俗恵然以翰墨先之烟霞鬰興詞誼高明區區感浣不知所喻至言與在山林則非所望於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嘿計目前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

次焉人才豈不曰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為甚盛中世以來國少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之輩皆能赫然仗公忠而化姦驕詟威靈而服外國光明如日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平又况今日之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萬一此時竄身無地從

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去敵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
一言而後行乎少年不更事之人踈率無謀老成持重
之人又復退縮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
造業者其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
將若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
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設也
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以若人而
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於侍郎而天下

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寛九重之顧下慰海内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閣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兼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

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為無人某不能盡識陳同年仲
酉頗負膽氣亦有謀畧嘗率巂州之人深入其地頃坐
麄䨲豪今更涉歴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恐足以備
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幙府辟客須可
為巳師者蓋平時敬之為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
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
古人所謂内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
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為執事計也為蜀計也珍重

道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

其二

歲律崢嶸寒氣贔屭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墉高

垕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自日者詞承之后嗣敬闊

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叠也惠然尺素如雲墮

空欣浣無涯有言莫喻侍郎禀灝灝正元之氣負磐磐

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為

爪牙百姓所恃以為司命邉人所望以為叛服者與其

逐逐紅塵無毫髮可以自見孰若為朝廷分寄一方風行八表可以垂無窮而詔罔極者耶甚盛甚盛餘冀壽重以光麟閣此委垂戒

徐進士

人至惠告且致歳除之饋意則厚矣然吾人相予以義又安用是䚕䚕者為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決不敢領也春風吹和萬象悦豫吾心之仁寔同此和和則為善為祥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

答僧三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别之私名畫丈室之寳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愧甚永書焚香靜對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得面謝

其二

奉手帖欣承秋涼養道沖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山前松竹益佳一炷柏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又至他生永刼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箇如不忘則是

黄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萄為寄尚未出世何邪况香
兎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間世耳餘加珍重

其三

辱手帖欣聞法履清休所諭謹悉我方欲脫戲衫公乃
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也遠寄仙果足
仞意厔然神仙好虚驕指凡草木以為神奇誑惑世人
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說否徽綾一段軟窓
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

葉尚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繡紱繫麟之旦斯文天壽寧俟禱祠然某嘗聞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於山而光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充天全而形壽用能天與地畢山與澤平某官正坡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晉參大政中外屬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異戕少見子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録其忱而畧其陋幸甚幸甚

程大卿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即頒温詔髙
扆况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
誠即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告德所次神衛後先千里
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承專騎又墮誨函多
品遺頒深仞眷篤下拜不勝感怍大卿中外敭歷勤勞
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
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已已夏大卿為郎東

歸其嘗有詩云慣倚苕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郎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命莫既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

李侍郎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留鑰坐鎮長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厚一自抵

此亟飭寸箋少敘依歸之誠豈宜少後者乃未及拜而
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葢其不敏仰惟知遇
之素或能畧其跡而遡其心耳他人以空詞説而釣官
資公獨以實政事而為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玉
麟之印春來塞草綿綿淮清如鏡丹陽門外一騎紅飛
再將趣公入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某敢私也某力薄
事繁不稱是懼仞牆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巉巉何由
侍近一紙詞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陳者所祈愛身以

道永翊炎圖此卷卷曉夕之私也

趙徽州

比日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訖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詳即日起居善狀其為感沃不任下情賦入寬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拜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興復者亦當責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蠲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須官司嚴責以脩復之期庶幾

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悞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稟新安之絹作俑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况新安不産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輒變舊制過為重闊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杜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縷腆併幸矜體

高校書

素商俶令丹陸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高帝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某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之抱膝幽吟於寂蔑之濵而遂已也世世之續離騷詩窮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筭然是皆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為英賢夫豈徒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未期雅拜徒想清風謙翰遠臨眷情愈㫄恪恭泓穎敬寓悃悰敢祈

內祿黃庭外列丹鼎奉尺一詔侍明光宫

張知縣

秋陽尚驕伏惟蒲璧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福某頃馮具謝之后冗不𡬶音然區區向往不輟也専騎惠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并之義役之為民利也大矣非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況又加以義廪無窮之惠乎太宗皇帝甞謂宰臣曰惠民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糴之貴則減價糶之祖宗朝所以留意邦本者正在是

也甚盛甚盛

袁郎中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睠言父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飢若寒者洞洞屬屬唯恐一毫之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子若孫若雲仍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黄下無卓魯使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固如此哉輸金折絹之説非敢

為延遷計要是勢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既一念一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百冗裁謝莫既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

回范教授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綷紗斯文天相台候運止萬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立忽墮几前誦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之

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為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别或列座而小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也芳編示教藻繢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謦欬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尤幸也記銘見屬此意良厚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為梓石羞耳匆匆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厚珍竒以副三館之招他委繼示

答祁進士脩

竊觀池陽之為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緑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為奇偉涵其緑者為精深某嘉泰甲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儁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絶者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厚而某之荒疎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

所至鉏驕剪虛最為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為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毫躬行體察之功者眎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為文應人接物臨政涖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

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辛之罪不知所逃也

回李寔公

久欲拜狀而出埃入坌因循至今又奉先貺敬承即朝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其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為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左右決不以為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畧之

前書郭翻者晉人也認稻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得伏讀文孫雋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為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為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為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揚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為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為民計哉

葉賢良寘

歳晩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違蓋朝昏汩没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令教獲詳近況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太華雖然亡益也適足以貫鬧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録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録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周屈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答以為

辭自後祖述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則以為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為西都賔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為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則以為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改目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邪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閞機天章的皪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陋已不足觀矣而況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

近代坡仙直言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

回金判院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疇昔為謝之後畚土楸梧役役寒暑近者手開玄廬粗免悔事餘不

足闕軫為吏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患不恕耳既明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奚患莫巳知邪不有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力行而巳為書遣餉具仞勤渠曷勝愧荷溪毛一二聊以侑書餘冀加珎以俟殊渥此委勿間

洺水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洺水集卷十五

宋 程珌 撰

啟

賀江東運使

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仰窺斗之間福星移次知有絲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霽彭蠡之波喜氣動鍾山之色竊以天開興運月屬佳辰方當屯雲掃電之秋深重輓粟飛芻之寄倘陸運則調夫無序而盡廢於耕織而水

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貿遷且曰民力所未暇言而於吾事亦將何繼自非出奇智於斜谷安能足食而人不勞要當有定畫於關中豈特饟繼而歲甚久事既行而力未竭故役雖數而本不揺茍非其人孰任此責某官風采聞於寰海行誼輩於前脩有實有聲負盖世之名而又懷經理之具入麤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通變之才自昔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畧帝難其選公為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剸物鋒鋩既

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中賛成雋功歸報明主伏念某儹不量其才力妄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一命冰薄頃年應舉雖嘗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顧乃卒從於下乘雖欲自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未識提携將安歸宿不復羡春風之力或能收歳晚之功患好爲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進當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棨倍切揺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入肝

膽其敢畔闕里之門

賀邱告院

恩綮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觀而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其官器量隤然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為激厲之事虛恬不競而實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賢者必吾身之有子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既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

周拜前而魯在後雅當揚盛代之芬其自許納交日知
蒙潤東亭祖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
來居上之羙勿緩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
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

賀邱樞密

帝思舊弼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既洽周邦之
願更懷異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
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

宫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聞曁我昭代
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逮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
趙頃者無故乃輒造端邉境之禍忽興姦臣之事繼起
沔水之癰疽未決淮壖之瘡痏未消誰為國憂恃有公
在其官魁傑一老更歷三朝用舍繫中外之重輕進退
合聖賢之出處初同賈傅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渭濱黄
髮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為經綸徧於江湖忠信
行乎蠻貊疇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使片言

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悦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内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而蒼生之望方顒顧堅卧邱樊猶足為宗社之鎮矧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遠暢而荒服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闗果何煩劉濉之行若黷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鄗既定晉公可歸雖辛憸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繼自今者

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是數者須公一來某自始有聞為喜不任千里懸隔一紙稽遲夫子不動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且待我夫豈剸言此猾哉

賀鄒給事

幕府策勳宸廷進律赤丸夜語留聞猘狘之鳴白羽徐揮聊正鯨鯢之僇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為先蓋稂莠不除嘉禾曷茂虎狼既盡羣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

魯誓申冠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期會為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為學孰能知兵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畧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為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仁風已扇於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絶域然疆理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時而動萑蒲吽嘯輒曹伍以成羣水陸跳梁常出没而為害小施英畧悉殄羣凶長劍利而水剸蛟龍暴鱷除而陸全

犬豕騰歡謡於萬里下褎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
贊喜馳慶方脩於訟語鳴謙首貴於珍函開南嶽之雲
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祲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
罔既

賀趙徽州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黄山今照旌旗之影方
念拂纁而自贄顧蒙蜚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寧免
負芒之媿某官家承懿學天子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

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踐周行鷄舌含香僉共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為州惟是新安今為屏輔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山人悴烟青近嵗不知其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興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詡辰布政澄光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之柳某無從望履徒切揺旌與田野之氓雖竊傾於善狀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賛頌惟勤形容莫既

賀正

風從艮至巳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瑞鰲抃方騰於廣内鴻休巳徧於寰區某官受氣英竒逢辰熙洽道運既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交紫泥封五色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曉入班行某尚阻馳戩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為壽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驛以行願副華林之設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

賀商侍郎

光靈赫奕顯授崚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使蛾

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亦重恭惟
其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山林廊廟固亦何
心鍾冔𣃁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上意匪虛驛騎傳音
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之勝殷浩何得固辭與人
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正恐未免其趨承已日敬仰清
徽觀庶事之當憂豈片言之可既事易於暫而每難於
繼兵貴於恤而亦惡於驕行且追臯夔之上風夫豈計
管蕭之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

或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

謝邱樞密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卻紛拏之請獨能意向之莫搖既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是直期於古道之振夫豈徒為世俗之云喜動慈顏誼激壯膽輒紆胷臆少露話言伏念某分無孝基必貴之資徒抱虞翻不媚之骨竊攷自修於平日未嘗輒悖於古人其為學也脫落注戔簡斥枝葉擷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為

歸植其志也顧飭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恐苟同於衆人一生忽忽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失盖年齒若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乃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十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涂儌倖之望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開詩卷以臨風靜陶天性唯是户門責重庭闈望深况内貯儲蓄頗不汚凡而外量氣力亦復健武悵此日之可惜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

世多踈受資甚僻方當俗好馳騖之地每懷天下深長之思閉門造車嘆未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復無先後之規模低回事機拘攣世法進而拱揖堦除之下大要不過寒溫退而雜遝寮寀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無小異自抜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盻期望弘遠敎誨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輿區處不遺於歲劌凡所蒙被莫知自來念薦紙之五沓疇不能集獨師門之一履寔足為榮其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鼎有若治亂廢

與之變已照燭於胷中故凡康濟平定之規可轉圜於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為疑十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為蒼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畧故淵源夾谷之事功吉甫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陜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裴度之睮度戎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鎮舉國之浮一身為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留然鼎鼐勛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冰之鑑已非世之可及況相馬之法於所閱以尤多哼哼誕誕者或取其小

才犖犖沈沈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無長望人唯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犇逸之足或可致千里曲謹之夫不能守一缾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為姦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而已耳宜得茂異少副高明又況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莫甚此時夫何兼收訖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

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美矣自視欿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佩先正之訓行誼既脩於家而風化可覃於國更當師古人之言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望神仙家三館之地正坐骨凡之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衡聽之差恐自古端之悮侈談無當焉謏得以惑孔明

實論未孚尹緯無以動景畧雖皾薎以自言而執手然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殷浩之欺世愛其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攷載傳類難差擇載念宿昔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舉貟之賜竊甚慚於素志終有望於嚴師某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鱎魴魚夫既取大而遺細神龍蝘蜓豈其舍已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乗除於有數渴如可忍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

得時之駕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為雖不敢矯激而取名亦何忍茍容而為説能分半石髓恐可脫前生之鈍根濃熏一瓣香决不墜斯文之衣鉢

謝雷祭酒

半生學道知有門牆往歲之官獲親丈席疇意棲身於郡校忽覩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初端有相維之意盖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

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儷溫厚及物所至生春從容在廷收譽益富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樂之大全脩經綸之昌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庸何所宣暢持槖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時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帥言旦夕企踵其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為慈親急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至於薦舉之端是特蠱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為害要當

强力而不揺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凡朞年四
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
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令欲自
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
清風所被將何物之不沾

謝李尚書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婁之
埒竟合浮圖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而繼之二

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法方溫公之首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亶為文章之選歷時既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於王氏炎圖再造遺制復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下舉既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負先進之重名受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選復重於時念天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採擇而博取如某者容塵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為吏此事訖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既

不能旋天地而轉三光文彩彫疎亦無以陶帝皇而繪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籙目未睹乎制作之庭希屈馬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里果何足哉方安寂寞之濵忽辱光華之舉邸牘至郡僚友讙言時方恍然莫知所自既閱日景乃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之則天下何有不可為者其官隱若廟廊之望全然山澤之癯焚香繙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屬人窮通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為

文章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悉飲光鉳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堪石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學為海澄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嬈紅曳白而不見琱斲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而濯精深一言流光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埳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比宋人之虛劵已作投醪之醉敢云畫餅之饑其謹當蛻骨丹砂掬溜蘭室糠粃末技

陶育大醇敬修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儻來道德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拙守上荅深知

其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罙峻邈矣賢愚之異懸哉貴賤之分顧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已慚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疎不限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

侍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為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冉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清夢遽遽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歛板之羞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閟於天門吹噓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憧憧孰問寂寂自喑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已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禮之門至如代巳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

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及舉世曰然伯益遜於朱虎又遜於熊羆夫子不如老農又不如顏子孰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其謹當惟無曠瘝是謂獻納在畎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必志於澤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

謝除宗簿

授經周禮幼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旣

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汚清華伏念某唯賦一寒遂令多戇任安迂樸既懶事於犇趨吳漢重遲復恥為於謟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羣書汗漫之觀玩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奈何涉世之道疎即人之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雖舉世多知禰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日有餘龍動春雷鵬摶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

千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畧玄黄之形色自得殊真觀陽鮒之浮沉已知決擇項不緣於介紹今寧俟於游談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重恩壓頂慈顔生春其官道大而有容智明而不惑雖格天格帝已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益懋三閣招延之意自解不調之瑟浸開已逐之衡鴈避燕霜無復雲間之信犬眠吳月但生足下之氂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民氣樂内外一通於臂指洪纎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

宜無所事而乃緇衣深好芝檢頻須取之布韋復取綺紈之族求之位著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鵷鵠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鑒裁不偏位置無爽大者既參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淹洽而有文付之論撰方正而識體任以抨彈或膺牧守之權或授澄清之寄孰堪一隊孰堪都護將帥之才莫欺其能投距其能超關士卒之長亦見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笋顧笋方奮甲人雖復石而使磐

然質已涵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粤卉皮之地僻如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怨尤人若無奇難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錙銖蓋自更大化之初已有用正人之奏既曰散羣而壞植又云並受以兼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孜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歷之時近踵淳熙

之世唯兹簿領頗預纂提玉册瑶編書一朝之大事金匱石室作千載之奇觀某敢不俯述舊聞上酬隆遇然此時鴻筆豈容游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賛臯夔之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衮百懼一心或於織句之區稍便斗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為戰國之言亦夫子步亦夫子趨真弗畔孔門之道

謝除編修

宥府粹編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

榮為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歷而命名迨元祐而立額專記繫時之政仍修隷局之條汎眎從來多處名勝如其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以信於人惟知不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觀人之法振古所難夫子或失於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言決其終身暫接顧和即許州中之令僕初逢裴楷輒稱天下之銓衡或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而知功名之盖世或微視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

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項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某才莫當於八面氣莫葢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名之志而謝安乏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犖确騎鵾八萬里孰指青冥漫仕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留我公之顯庸仰炎圖之再造層陰解駮麗日巍煌峦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奬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

蒙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内班玉牒九旬又洊超授泰階兩兩眞仰近於相星公府潭潭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怳若奚從其官清和兼往哲之風沉懿有公輔之體先漢人物傳家不數於韋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姦臣既殛朝綱一新痛塞倖塗尊用皇極發號施令孚於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季珪用而貪墨華房琯相而風俗清上馬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儀百辟兵與民而均惠遐若邇以同恩根本内深精

神外憺項特有聞耳今幸親見之競畏恤災講求蠲賦若民生之休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既幾微之已熟況襟靈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留所謂迎刃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尤為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隸籍而家在邊久焉當築而未成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軍容肅齊以此固疆殆將摧敵指撝諸將蕩定中原天或從之事不難者念辱秉記司之筆當盡書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

於樞機論竊聞於廊廟漏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旁對之言啻夫可監自非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牛倍其舄或反疲於羸㹀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其敢不嘿守如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勦說以犯嫌退則曰無聞敢騰口以為利至若苟有聞見亦當亟以啓陳如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將自速於愆尤比顛躓之已聞豈生成之始意因控大鈞之謝敢伸小已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其有母其年

獨高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冰鄉日懷雲塢營釜之日已短侍屨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假以便安之粟其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

謝執政

朞年濡轡未睹殊功一日敷緡亟還舊列久矣仞牆之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為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忝妄嘗有

志慉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既投非
玉遂欲水之北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
朝之遇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
天上俄馮夢斷又墮人間況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
安之日斿黄粱之枕已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
孰為此者豈無自哉某官久握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
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已底和同之應思汔
中興之業聿圖可用之才況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圖

籍則已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屨念昔年將母恨已隔於三生顧今日酬恩願豈忘於九隕斯文未墜此心奚窮其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過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

謝丞相

粵自往冬甫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剡如紙尾之銜端若冰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沍

寒之鄉稟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觚棱之雙闕夢遊烟浪之五湖盖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昭揭於中天而沛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鵰木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旁觀而嘆息其官自臯䕫而後與伊吕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若建隆之氣象盖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令山東二百州版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大

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禮祥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顧千年勛業已如赤舄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衣之好有如孤卉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十載憫其尚墮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養其平生不屈之氣庶可責其他時有為之功是以不限尋常用昭隆特聞者為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昂具敢不長懷未報之恩益厲可為之節彼皆越石也卒無厭

而負齊相之知當如公晳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

壬申冬至

隋朝有制肇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侈萬國梯航之貢矧璧奠肅璿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天挺人英慶同國祚其官禀正元之氣叶平治之期靜以合陰陽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玉案橫麻碧落天高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領千官仙仗之班棊自墮凡塵心依愛日鹽調羮鼎已占梅信之先春冰漲礮凌

更挹湖光而為壽

癸酉正旦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記楚俗懸葦之旦續詩人獻壽之篇某官翠閬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迴樂聞九奏之音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頌光浮某偃蹇松寒稽留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散五湖浩蕩之春麟鳳來游玉案遙瞻於瑞牒狻猊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

交代朱寺正

雲横墨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鑾接朝天之騎乃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欲者其官髙明而忠厚敏給而恵和四海名門旣搴華於地望六經正統更㝷譜於家承爰求人物之間遂列班行之上頻年趨陛夙殫父敎之忠一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諏辰而布政亟改命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濃禁籞看促覲於天墀其飛粃在前匿瑕有待此時執

贄姑寄意於筆端即日過都尚論心於關外其為詹詠莫盡形容

回交代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袖有吏書乃今日繼賢者之後墮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古人金石之交寔為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其寸心恭為某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難逢之會章明竑偉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身小試鋒鋩騰有聲價今

當謝去肯復留黌集之堂行且召歸即穩上巢鸞之閣其資薄而難任根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懍後圖之莫計賴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歲寒松栢當益觀風誼之高

回請舉士人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興賢之典蓋將備邦家他日之用夫豈為里閈一日之榮況夫學成而行益尊實克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逢伏惟新貢省

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頃嘗少卻今當怒飛行見發紓深藏條具大對陋孫弘之曲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其猥辱曳裾更塵黙翰征騎銜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光之行青衫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

回龔撫幹

玄冥謝去青煒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開北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於征旆正欲一介問行

李巳驚五色墮珍函糈甚先施凜然不敏恭惟某官如九苞鳳出而宇宙文明如一角麟生而史冊書瑞石渠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士當年爭看研得廣寒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紅塵風日不到之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席之慚敢例發無擅之嘆丹陽門外當為三肅之迎舞雩亭前尚快十年之讀

回冬至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曦庭彩舒羡晷歷七日而始至萃百嘉而對時其官德稟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莫測吏畏屠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祉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換幸一官之所好悵百里之相望修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

回程知縣

製錦亡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噓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曽未奉於尺書顧星宗盟特先

華翰高誼凛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
嘶過禮中年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密縣徵賢行有同朝
之喜

回魏少監

退朝花底嘗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
濯纓之在後辱擒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伏想論交
之𡩋某官鄞江秀氣相國名家遡其淵源已漱詩書之
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敭勛庸赫奕念不

見者滋久盍遄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江地近更尋聽於風雷㓜甫畢三年所期一障留拜九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必舊庶不辱於前芳

回岳運使

千官拱闕嘗託好於連甍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㜸㛹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亶然菁華貴甚其官奥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

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丕簡嚴宸之眷踐敭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闈俄叅樞極念方漕關中之粟遂輒為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趣緑徧千門之柳正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即催召驛其僅存餘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部如聞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鱗鴻之訊

回陳制帥

制垣授任郎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筭紫庭

弄印連營就畀於中權形勢增雄威名大振竊以自昔
荆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争則魏吴為角立之
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合此兩路之權為今
一面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
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欲未多
於李杜詞壇稟稟短牆何有於曹劉幾年懐經濟之心
一日赴功名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渥以通班帕首腰
刀大將趨庭而禀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

勲入接臯夔之武朞假聞異數深激懦衷愧慶櫝之方修荷珍函之已逮宿好為扂日望有聞安用昔人草尺書而招贊普當從執事磨翠墨以勒燕然

回趙鎮江

制閫疇功名藩宅收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就日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朞官雅度恢宏雄材卓犖銀潢疏潤偉儀表於諸劉玉海觀瀾標文章於仙李屢騰治最早簡宸知幾年懷經濟之心一

日赴功名之會舞雞半夜擊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
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方圖洍水之勲北府選賢更倚
長江之重城高鐵甕日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
木收功在末須挈老上之庭云云

回癸未前三名

比承适頎始遂披瞻更塵藻繢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
若虹霓之下飲爛然珠貝之横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
某官才全而氣厚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

之有素一日流聞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其偶不遺寶茲獲觀先公孫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宣公不負所學更遠紹於前賢

回丙戌前三名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牓登一二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十盖選拔悉孚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

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其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
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驊騮追天風於萬
里充其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凛若寒松
之誼爛然春藻之華其嘗試已昏何堪再割獨幸冀北
萬羣之地猶識洼濵八尺之奇然昔日杏園常自慙其
末至顧他時雲路更快覩於先登

代求陞陟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以終

朝而拔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育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彞分軏露愚衷伏念某學愧師承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恥為表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競進之心平平自甘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暇時盖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犇走方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其官典刑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

麗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温方當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滌降王之首冰鐵障之山汎掃宫庭脩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解帶逍遥鳴玉暇豫永贊無為之化丕昭不世之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浸隔化樞賜歲員褒表之章應銓部闕陞之法顧豈彡揚州之三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宴人無以得金而孺子或堪進履待太平於桑榆未移之頃豈他人能望恩光於台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

代與馬帥

李將軍之威名亦既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之偕陳呑鯉之書少仲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忠誼之學袖有韜鈐之篇百萬騎精兵運之掌上數千里邊地在吾目中粤惟金陵寔號天塹復河湟而定闕方將圖進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詎止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嫚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問然聞中國得新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

日以俟鼓昆陽一戰之氣誰無怒髮之心策由逆六出之奇獨有運籌之畧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衞霍之名其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名壯歲佩韋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華行趨絳幃之間伏謁玉帳之下允惟虎首燕頷封侯之相要是奇才此豈麞頭鼠目求官之人能成大事每深嘆於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弄翰之工焉睹出將入相之事當五馬渡江之地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

願觀武備

代上倉使

蟣虱浮沉何能為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之屈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士下之人未嘗不蘄致身由多奪於動揺之私卒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頽風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志冉冉歳月悠悠塵埃丹砂遠

而俗骨難仙春草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酤錢斟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顔面非巨臂特掀於泥淖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花之白九華仙洞尚冀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迷津之人决不惜於畀長生之籙况他人合浦之珠已去而我公荆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貌不形發和氣於脫畧邊

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於從容指麾之間嶤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不負聰明之寄能持刺舉之權凡被薦敭盡由特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者不報與者不求遂令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我寧寸荄之不春決意依歸自忘晉粤片言拔士公既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

代賀蘇提刑

出節内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舜以

長我王國吏資式敬之蘇公付以晝一之條仁哉九重之意竊以為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衺延民風錯迕若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如新安桐汭之區其俗尚鬬而好訟自餘五郡畧同二邦夫豪右之吞細民與官吏之困百姓玆其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脇縣而誣訐其長官貧人則負貸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有不盡然者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其官寛博而惠和廉茂

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寛大布宣循循儒者之治列宿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穽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寃論朝臣列等之功豈須代日當刑侍擇人之奏必合上心某學淺無津靣慙當講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修函牘少伸宿昔之卷卷

代回林大卿

峙糧論最部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春於淮甸驚濤萬里更煩密護於江干聞望素孚封圻增重恭惟某官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廉靖持躬合君子溫溫之度慷慨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畧亟從十二車之後塵有詔自天寧俟巳日某違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徹聲愧書詞之不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遙

代上淮西總領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宣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境土之初劉晏以戸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儒術行而天下富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治功方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即平日施行之事卜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為國其官笑談樂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日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出簪彤管

入侍翠帷雅稱甘泉之法從然北限兎山東臨榆海實
本中國之故疆胡為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
紇爰疏内渥俾宣外庸雖少遲趣行有詔之徵姑以示
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子之加
恩簪槖論恩上固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能寬此顧憂
萬竈烟濃粒粒宿舂於雲子千艘漕至翩翩結陣於風
帆問桓桑吾可無憂知吳起士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
饟終定於關中肯若王茂洪為計卒負於江左其徧行

宇宙獨見華嵩知地足依決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樾之幾何萬里白鷗喜恩波之愈闊繭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雖不得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以畫半籌而裨末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為空言扈蹕參乘而還上都會當紀此盛事

代上李提刑

學未習而傳正犯曽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子之歸遠依數仞之牆藉有一尺之牘恭惟某官南州人物

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全法令憲章特為餘事粤自依蟾而得樂便當問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為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中留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賜又看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

代上宣撫

彤墀授節紫塞開牙内専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閫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臣向非一得社稷之臣

夫誰無任軍國之事甚官忠精惟一術畧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胸中自有百萬甲久矣全模當餘分閏位垂盡之時正忠臣誼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心讀晉人諸陵重修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忘嬴秦并吞之憤何異甘為惠懷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敵盡在目中今馬緩帶輕裘奇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顧中興實

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兹何事不立下杜陵滿眼之淚此志已鬱百年整祁山六出之師至公乃能一舉其濫膺世禄粗守官箴未即巖瞻徒壓斗仰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睹中天之業

代賀錢丞相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寔難其人亶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歳始有姦夫之萌昧冒

匪材隕輿敗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復動於兵端百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内失人心邉州之痛毒方深㳂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搢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烈而無補惟國家涵濡之久何忠義摧落之微坐閲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往歳嘗諭以書謂來契丹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其視若無忽起公來殆由天意其自幕府之既罷會考秩之亦登解綬秣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護將借幅紙以為容拜

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中之梗槩仍叩淮壖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濟時之意思所見之人無如公者退即以所聞誦之諸公已而其參選亟歸閱日未久果聞偉事寔出明公不煩神矛已授俘首強敵膽落始知朝廷之有人薄海風馳但見閭閻之起舞允念此舉足垂方來其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義厲有文章而又聽規諫素富貴而實處貧賤故能談笑之餘遂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為之事而君子

每貴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謀百一未酬五十將至髪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公之有成匪仞牆之私慶蓋功名一念誰獨無也而君臣大義如何廢之念丙寅之秋下薦舉之詔濫與五人之表嘗控一日之私昔固嘆知音不遇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捬髀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汗顏於今日

代上執政

覲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被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為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留於魯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峩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以為誹已行或以為招權有位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太公釣璜之望傅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栢十年之幹收騄騮一

日之功自昔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晚聖神當宁
禮貌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既致身之若此又得時
之如今矧復聞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内拊
百姓外威四方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
之咸若素懷所藴有識共期太平之功昕夕以俟其文
場點涴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衫濫著丐外自效臨遣
為榮政方田里之安變乃庭幃之起正舍辛而陟屺俄
會課以陞階顧軀殘莫任於加恩殆愧定敢忘於懷德

深惟昔者有感今兹項纆繐帳之悲與睹衮衣之盛開千載從龍之會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忍甘寂茂其宿依牆仞今幸鈞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之正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

代上李安撫

以常伯之司民項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述職今依節制之尊齊戍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詞函伏念某嬾事貎言安行命誼黄緣薦牘點洿周行簿正大農

豸聨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詭牧人乃叨乗障眷言古括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朘於諸邑垂簾烟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事急之則徠怨讟緩之則乏經常訟牒紛紜漫名道院調度鄙薄真成陋邦右走台左走温適當空道陸須車水須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簧成衆口匪私臨照曷任調膷其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曾之公子公實焦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違雙闕東護

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白浪萬壑盡歸於紫筆羣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之仗況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極之垣其必而讀書晚方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健決之名恐非美意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

代謝舉陞陟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平施之仁下激感恩之報推是心而以往知何事之不成伏念

其情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為汗漫之屠龍自分力能終取桓温之棄馬本乏題輿之素望敢嘆日官之又原誰遣此來特有公在伏堦除之下曾未幾時望門牆之高不勝宿志人謂晉粤已亦凌兢一朝而抜十人雖未遑於精擇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例蒙其官道務曲成心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鱗亦借風雷之便叅來褒衮凜若刺芒胸中之長缺然宦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屑誨之庶幾可

耳其敢不避曽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髙明盡鉏密栗求理挈故疆而還宗廟看即成平一之功收多士而入鈞陶顧終在生成之數

洺水集卷十五